

## 陳曉朋：過渡 / 映射

黃亞紀

當來到台北新建完成的地鐵共建百貨，可感覺一股強烈的形式感，這些形式來自燈光、建材、色彩、商品，如同東京六本木新城、中城，符合我們所期待的舒適—所謂的舒適，也變成一種形式。我不禁想起在這全球化社會中，繼續創造「不同」的可能機率，但是奇怪的是，沒有人將其視為二十一世紀的泰勒主義（注：泰勒主義是二十世紀興起的生產標準化，將生產流程切割為可分析學習的簡單動作，已達到科學管理與大量生產），這一波形式化與標準化從生產跨入消費，已經滲入我們的經驗與感知。

便捷讓人類忽略交通的本質，作為交通的轉運點，無論是台北共建車站、或是香港赤臘角機場，由它們伸展出的實質交通隱形成為地圖上的虛線，但它們的形式卻顯性繁衍，持續在世界各地複製。形式，掩蓋了實質。形式的顯性，演化出類型學的藝術類型，也促使原本主張以形式拋開窠臼的形式主義，反而成為形式的繼承人。如果我們意識著交通（與全球化）、藝術中的形式問題，便能解讀陳曉朋的「過渡 / 映射」（Transition/Mapping）。

陳曉朋生於台灣澎湖群島，歷經台北、紐約、洛杉磯、墨爾本、蘇格蘭的居住經歷，自旅居墨爾本起，陳曉朋將她的抽象幾何繪畫與地圖連結，這個轉變無疑與她的移居經驗有關，2008年於墨爾本完成的「Finding Series (2007-08)」將墨爾本交通圖、城市鳥瞰圖重新繪製，對於藝術家而言，這是藝術家透過她能支配的兩種方法—交通與藝術，認識陌生的外在世界。但是很快地，陳曉朋將地圖中再現的現實世界轉化為線索，將外在轉化為內在，「Melbourne Series (2007-08)」中陳曉朋以系統法創造出一種唯有她能解讀、應當被視為文字的符號。

但是，此時繪畫中的溝通仍舊混沌不明，如同文字必須經重複使用才能證實它所指涉，陳曉朋的企圖必須等到「Mapping Glenfiddich Series (2010)」出現時才得以完成。陳曉朋某種程度如同徐冰造字，但更交錯著塊體、色彩、框架，既不期待我們真能讀出、辨出什麼，也不期待我們欣賞形式美感，卻是「（它）代表一種推測的抽象思維」（語出自「過渡 / 映射」展覽圖錄），一種線索。

若城市是全球化的轉運站，那麼當代藝術中的顯學、那些以為拍攝城市之間差異的類型學攝影，才是再現了形式化與標準化（我們經常難以分辨這類攝影中A城市與B城市、C藝術家與D藝術家間的不同），卻是陳曉朋歸結出簡單的符號，創造出一種似乎可認知、卻又無法確定的「不同」可能，也同時重新建構了世界。這個線索也同樣能夠反思抽象主義中對形式的誤解。

（原文刊載於《藝術論壇線上中文版》，2010。）